

5-JUL1935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三卷 ● 第四十九期 ●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廿日出版



第一百五十三隊裏

國音研究(未完)

于有五

除夕之憂(小說)(完)

季坪森

沉默中(隨筆)

微

明恥園筆記(日記)

均

春葉詩

微

評「打魚殺家」劇本

華西里

讀「聊齋誌異」書後

燕子

文壇拾零

編者



北平文藝戰線社編印

電話：南局四一五三號

社址：北平絨線胡同一七零號

「之偏枯病也。這又何若讀以爲「ㄨ」，並可療「基」「欺」「希」不能上口之病耶？由此觀之，以「ㄨ」三符之應取消，亦無庸疑。

聲符中之「ㄨ」符，有些地方讀「一」音，有些地方讀「ㄨ」音，北平人讀得正確，亦不過在「一」「ㄨ」之間之音，（此符與取消之「ㄨ」符，均以北平音爲準）「ㄨ」爲韻符。「ㄨ」爲韻符，在「ㄨ」「ㄨ」之間者，當然亦是韻符。此符應否存在，尙屬疑問，即存在亦決不能列於聲符。（「ㄨ」符以前排列於「ㄨ」之下，亦列於聲符，今已改爲韻符矣。）章太炎先生將日紐歸於泥紐，（見國故論衡）確有見解。章先生說：「ㄨ從日聲，廣雅釋詁，ㄨ，泥也。ㄨ而不緝，亦爲泥而不ㄨ，是日泥音同也。」我因日泥音同這句話，又得到許多的旁証。茲說明於下：

「兒」在唐韻爲汝移切，五稽切。在集韻韻會正韻爲如支切。又在集韻韻會爲研奚切。又在正韻爲五黎切。切出

之音，皆爲「一」音。現在却皆讀「ㄨ」音。是「一」「ㄨ」音同也。

「倪」集韻韻會並研奚切，「疑」唐韻語共切，集韻魚其切。「擬」唐韻魚紀切，集韻韻會並偶其切。切出之音，皆爲「一」音。現在却有很多的地方讀「ㄨ」音。是「一」「ㄨ」音同也。

「膩」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而止切，音膩。「膩」唐韻集韻正韻並而ㄨ切。音二。「膩」唐韻集韻正韻並女利切，音膩。以「膩」「膩」「膩」三字之切音來互証，不但「一」「ㄨ」音同，「一」「ㄨ」音同，是「一」「ㄨ」泥音亦同也。

綜觀前証，古音以「一」「ㄨ」泥三音通用，從可知矣。如此說來，章先生將日紐歸於泥紐，非無因也。不過歸於泥紐，似不如歸於影紐，（即「ㄨ」韻）更較恰當。我這主張亦不是無根據的，查「姪」在唐韻爲直一切，「侄」爲之日切。「質」唐韻爲之日切，「人」集韻韻會正韻並而鄰切。「日」唐韻正韻並人質切。將上字之切音，詳加分析，豈非「一」「ㄨ」同音？鏡花緣上以「吉日」爲疊韻，是以「一」「ㄨ」爲同韻也。凡此皆是「日」

應歸併於「一」之確証。

「ㄨ」在西文聲母中，就是帶都魯的一個「ㄨ」音。在國音中，既有「ㄨ」符，可不必仿此音另製符焉。讀國音者以「ㄨ」可讀爲「ㄨ」，（尾音的「ㄨ」）故與韻母相拚時，就讀爲「ㄨ」的聲母音，（如「乳」「儒」等字讀爲「ㄨ」）這確是受了西文的影響。

西文羅馬拼音，「ㄨ」拚爲「u」，「日」拚爲「ɹ」，是其音全在韻母「ㄨ」，不過用「ㄨ」「ㄨ」二字頭分其清濁耳。「ㄨ」國語注爲「ㄨ」，如用西文羅馬拼音，北人拚爲「u」，南人拚爲「u」，知其尙屬含糊也。

一，x，y，z，等爲單韻符。u，v，w，x，y，z，等爲複韻符。ㄨ，ㄨ，ㄨ，ㄨ，ㄨ，等爲附聲韻符。這種分韻之法，全是根據西文而來的。若對不明白西文的中國人來講，他們是決不能明白的。茲將西文羅馬拼音之韻母，與注音符號之韻符，對照於下，再略加分析，即可見其分韻之錯誤處，編製注音符號之韻符，不必完全根據之，以

貽削足適履之謬也。

(一)單韻符

a y

e z

i 一

or ɔ

u x

aeiou 單獨成韻，故謂之單韻

符。

(二)複韻符

iu (i x) u

ai (y i) ɤ

oi (ɔ i) ɿ

au (y x) ɛ

ou? (ɔ x) ʌ

aeiou 其中兩音併成者，故謂

之複韻符。

(三)附聲韻符

eh? (i z) ʒ

ah (y ɿ) ɤ

oh (ɔ ɿ) ɿ

ang (y ɿ) ʌ

ong (ɔ ɿ) ɿ

or (ɔ ɿ) ɿ (此符又謂之聲化韻符)

aeiou 等韻符，並夾以聲母而成

韻者，故謂之附聲韻符。

國音不當完全根據西文來製音符，

前面已經說過。如必須取作參考，亦當

加以研究，將聲韻仔細分析，以視其有

無錯誤，再行標榜，庶不至以訛傳訛因

誤而致誤也。茲查西文羅馬拼音規定之

韻母，亦不無出入之處。譬如：

○為單韻母，分析出來，就是等

於 u 與 e 併成之音，豈不又成了複韻

母？

○與 u 併成之音，在國音中為複

韻母「x」，就等於 u 加 o。加 u 三併而成

，這又何若。與 u 相併之簡單與正確？

觀上列二韻之分析，可見西文羅馬

拼音規定之字母，確乎不是神聖的。我

曾聽到一位英國教師說「英文字與羅馬

馬拼音字母之規定，決不是神聖不可移

動者，不過囿於遠年習慣不便更改耳。

『這是西人早已見到的。而國音製定字

母，因西文羅馬拼音「o」為單韻母，竟

以其字形為單不察其字音為複，強將「

ɿ」符民國八年以前之音「扼」，改為今

讀之音「痾」，以副羅馬拼音「o」為單韻

之成例，此豈非削足適履乎？

韻母「u」為一與 x 併成之音，所以謂之

複韻符。有些地方「乳」(ɔ x) 儒 (ɔ

x) 等音，與「遇」(u)「迂」(u) 等音相

同者，是「ɔ x」與「i x」音同也。「i」

與「ɔ」古時同音，前面已經証出。「i」

與「ɔ」的音既然相同，「i x」與「ɔ x」

的音，亦必相同，這是毫無疑義的。於

此又可証出「ɔ x」應歸於 u 音。

「ɿ」韻不單獨成音，因其為齊齒呼

，必與「i」併合，這是很對的。在西文

羅馬拼音，「ɿ」併為「ɔ」。詳細分析，則

應為複韻母「o」。不然，亦應為「ɔ」。此

in y ch in the sch in 等符之尾韻，却應為

ɔ。不過易韻而用，習為自然，亦是

不便更改的。

國音中之結合韻符「iɿ」，其音為

撮口呼。加以分析，即為「i x 扼」「i x

等於 u 音，併為「u 扼」。豈不更為妥當？

西文羅馬拼音，只以 aeiou 為韻母

，未免太狹。譬如「ɿɿ」併為 bu，已

誓詞，綉蘭吞香露計，落一場清白兮萬古不朽。『拿起筆來便放不下，覺得有萬感叢集，筆下手滑，有成一詩云：『燈下觀書三更後，寒氣穿窗衣角透；不管樓台乘鸞逝，却學玉關春風渡。』隨名題爲隔壁犬寤：『隱隱昔波驚萬籟，信信犬吠隔壁來，東隣孟母方西去，西軒稚子心暗怵。呼聲振地惹人懶，百村萬戶門不開，深院重鎖夜霧滿，杜鵑啼血入胸懷。』寫到這兒自覺有些倦意，便登床睡直到睜眼時，又是一天輪轉到了。

今天第一個脚差便是貼門對子，因爲我多少曉得平仄，所以也沒貼反了過。這對子是上縣的三謝之一寫的，寫的對不壞，辭太浮淺，記得對辭內有：『書成蕉葉文猶綠，讀到梅花句亦香。』『書經三復多餘味，花放四時有異香。』『孔門尙德稱公治，蘇老憐才喜少游。』『……』以上這比較好的。其餘有：『新得園林種樹法，喜聞子弟讀書聲。』『什麼『爲善最樂』……讀之就好像看了『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

安』一樣令人不生快感。因爲心裏麻煩得很，事情又繁，也沒到母親榻前問病，恐其她嫌亂的慌。先囑咐管家把兩屋打掃了，把桌子仍舊安排好，俟着擦了一遍；然後請下了祖先的主像，先按左考右妣放好，懸上像，按位數放杯筷，一切燭臺，桌頭，香爐，紙香，燈籠；……都照着往年一樣安置得井井有條。二奶奶叫我掃掃天井，掛上鴻禧字燈，我這時身疲力乏不很高興，便趑趄着沒有乾脆作了。又惹起她老一陣氣氣：『唉！來到家什麼也不管，整天吃了飯便蹲在屋裏和她談話解悶兒，或是看書寫字，這不成了書魚子嗎？今後勞動着了！這點兒事都不動懶了！』我那裏聽得這些話，又不便反文，只好不則聲勉強去做。其實這種心理是有的，今天我可想開了，因爲抱着『在鄉隨鄉，在城隨城』的宗旨，事實造環境移風俗，只有憑着一顆心兒隨波上下而已。龍妹

燈籠，紙，香……和乾草之類，堆在院落裡的香石上或窗戶臺上。照應是我們故鄉俟當臘月三十日傍晚，家家戶戶都在各人的門前堆起一個個的乾草；乾草着時放火燄，看着乾草盡化爲灰燼的時候，把它都擱在門前，留下門路，再結祖先。大地剛黑沉沉的，這時街上便有了照應的了，卡卡的爆竹連珠地響不亞於當年五三慘案和一二八上海大戰中的機關槍那樣連二崩三地使人說不出是驚懼與歡悞？還是……等。等到黑幕逐漸增加了凝度時，我和小叔都預備妥了。外邊他們早把乾草都點着了，隨着那折二百頭的火鞭和母親着人買的那掛小草火燄（本是預備年五更裡放的，因爲恐母親嫌悞的心慌，把它先放了。），大街小巷都是火光冲天，照得如同白日，人人的面頰上都是現出一種勝利的微笑，發出一種愉快的吶喊和沈悶的狂叫，好像經這一照，農人們一年的勞苦脫掉了，他們的心坎上的瘡痕惡毒洗刷淨盡了，乾草由它自己倒，看是往那邊倒，便可以測度風兆。在這時還要

拿糖餅擲到火裡去，燒黃了喂狗吃，也不知是什麼意思。及至乾草盡化成灰，便用棍子環成半圓形圍在門前，留下一點空兒，然後回來拿着燈籠，呈着團盤，裡邊放着一份一份兒的紙和香，長老在前，小孩子在後，走出大門往西南走出七八步跪下點着紙香都向西南方一舉，再一齊頷四個頭，進來大門，用棍子來擋住，恐其老的們再跑了。家家如此。把老的請了家來，點上蠟燭，燒上香，送上點心，然後再頷頭燒紙，這事就算告一段落。

夜更顯得寂靜，好像在這沉默幽暗的黑幕裏，真個徘徊着些神出鬼沒的微物起伏，到處遺留下那令人傷心戰慄的足跡。深院無聲，萬籟寂寂，一切的東西，都要助它造成一個觸目傷感，傷傷慄慄，一年來最後底一夜。人們都早睡了，預備黑夜早起。家家門戶上都是插着香花，寂得虛幻的夜裡着實好看。一層層高矮不等的房宇，在世寰碧落之外，張羅着大的小的，明的暗的千萬顆星星擬成的珍珠網，一個個自恃精明，

伴作嬌態，一個個暗知情脈慘淡，掩袂藏泣；它們為什麼要嬌柔要飲泣？是銀河鵲橋渡成團圓兒郎？是隔河送情漫漫穿望？還是……？我看都不然；那明的是騷人的純潔的心，那暗的方是韻客的珠淚晶滢……正好這樣比擬，恐不能略盡胸懷。誰家不爭着把香火多燒點，那意思就是把香烟纏繞直透入雲霄，一股烟定着一顆星球，把井落範圍裏的摘幾個，豈不是一家都不愁吃着不盡了嗎？如今天上地下，都燃起萬千盞燈。照徹三界，我的心理為什麼志志忘忘彷彿一盞燈隱隱欲滅呢！窗外沉寂，天星默默，獨光暗淡，祖先也要垂下眼皮……：：：：：婦女們都把自己應用的粉，胭脂，水，霜，芝，露，油……：：：：：新鮮的裝飾品，滿放在桌子上。把花樣新艷，色彩光潤的紅的綠的玫瑰的綢，緞，絲，麻，葛，縐……：：：：：一切順適平素不常穿的衣服。——窮老婆可沒有這樣燒包的，但是也有時照例找一根燒了的枝棍，以作黛棒，撮一杯白麵，當了水粉，也就作為裝飾品用，可見窮富的那些窮酸

氣多啦。桂雲今晚特別高興，掃掃地，擦擦桌，鋪上猩紅的襯單。又把一套又一套的紅的綠的衣裳不住地穿上又脫下；脫下又穿上，左看右看，一心求那怎麼俊，怎麼時髦，怎麼好看。這也是女人們的心理，好像一年來囚在家庭樊籠裡，去了重擔，今天方得稱便稱便，稱了自己愛好漂亮的心願。妯娌們誰穿得好，可體，便可以在胭脂隊稱了王，壓人一頭，顯得體面，俗話說：『人是衣裳馬是鞍』一點也不錯。雖說是臉上有些七高八低，腰技有些粗笨，然而都能馬上遮避了去，反到增加上幾分姿色。院靜香冷，鬼影憧憧，時候已經不早了，在晚風中，在沉穩的空氣裏，暗暗地散佈着幽謐的消息，天氣也猶如受到夜神的警告而嚴守着無限神秘的使命。終于默默了。奇怪！也不知爲了什麼一點兒聲息也沒有，沒有遠地送來汪汪地吠，沒有俊鵲在振羽了沒有冷風敲着窗紙兒響；沒有古寺悠揚的鐘聲，沒有……：：：：：我素知今夜的莊嚴，所以我也助它安靜而不過潤筆頌祝它吧了；可是雲啊

，她卻違犯了它的神例，不往地忙手亂脚，鬧個不休。我不得不警告她，以挽回這夜之靜，愛之靜……恢復我底煩亂不堪的神思與騷興。「雲！妳再也不耍鬧，我的心煩亂啊……整整鬧了一晚，還沒檢得一件合適的衣服嗎？喂！亮什麼尿！」她的臉上登時泛出了紅潮，徐徐掩着笑波，看了看我并没說話。後來都彼此合衣躍入被裡，周圍是死的空氣緊緊着我……，心驚不住的跳，腦筋轉在這兒，跑到那兒，也不知經過了幾個大大小小的夢國，度了幾個來回。我看見母親站在我的面前，向我不住的微笑，啊，這微笑裡藏着一些不測底底蘊，神明的暗示。我再睜眼看時，那裡有母親的情影，只是一棵枯木矗立在我的眼前，我正欲抱住掩泣，我正欲拿斧來斷鋸，又聽得一陣呼個「啊林！啊林……」不住地喊。睜眼時滿屋黑洞洞，叫我的正是阿叔呢。這時遠居近憐已經有了動靜，撲拉拉的火燄聲響，幾乎瀰漫了靜空裡，到處流散着臭鼻的爆竹氣氛，和香紙的煙輝。

在煙氣瀰天，紅火滿院裡，我來回梭穿着，好像一隻沒家的燕子，好像一隻失路的羔羊，這時候啊！不知道東西南北，只是隨風依勢，東吹西倒，西刮東歪，并不知怎麼好。究竟『所為那般』？我答不出，啊！我被他們同化了。眼光射處，真個是琉璃世界嚟！有玄天洞府一般清幽，有蓬萊仙境一般神祕，煙燭氣臭觸着我的鼻端，警雷微響擊着我的耳環，到處散佈着沈霧般的惡氣透疏照徹了整個的乾坤，紅燈綠酒，碧烟紫露，直達三界。我不是忙着端供，就是掛「福」字「鴻禧」字燈。後來稍微抽了點空兒，找泉去放爆竹去了，他有一個大的煙爆竹，打着燈籠在街道牆角上放響了，『響的真好』我自時着時手還沒離開耳朵，及至我放下了手啊，登時一種不可思議的影子，充現在我的腦際：「啊，別了！一九三四年已離別了人間了！『正所謂』爆竹一聲一歲除』『似水流年』都在我的意識圈裡盤旋出一層一層愁波。一會兒家裏人都起來了，奶奶

香臺上點着蠟燭，上了供，奶奶指使我前前後後什麼「老的」裡，「財神」「皂君」「宅神」「狐仙爺」「黃仙爺」……這神那仙都一一上了供，馬馬虎虎地亂了一陣。叔叔拿着一千頭火燄，我點着了，我隨着便跪下了。等到火燄燭完，紙，元寶……也燒完了，額了三個頭起來，沒了事只有請着吃包子了。我看見奶奶跪在香臺前隨拜隨禱祝，嘴裡念念有詞……也不知是說了些什麼，大概是求福求壽求富貴吧！

年五更裡，按着舊的習慣，吃完了包子，婦女們都要到自己的屋裡去梳頭理髮，擦的個臉子雪白，不下於城隍廟裡土地奶奶的臉子，兩腮照例要點了紅，裝作得無奇不有。有閨女還要咕嚕着她的嬌子大娘給她梳起兩個小抓髻，便滿足了她的慾望，可以在年老面前擡幾吊錢，說個「乖」同時可以獲着大量的花生，酒棗一類的東西就完了。老嫗和老頭子，拿起一枝長煙袋，穿着一雙新老頭棉鞋，時時地咳嗽着，拾幾個媳婦子孩子們的頭，面上顯出勝利的微笑說什

麼：『不頓頭了，頓頭都頓老了，』也覺到快慰的。起得早的，發完了錢糧，還可以睡一覺。院裡滿地爆竹皮，小孩子在拾爆竹，放個滴金……在沉澱的散瀾烟氣的夜氣裡，時常聽到各屋裡小媳婦，拿鏡子，放鏡子，開櫃子……的聲音。星不住地微笑，燭光也不住打啊欠，清風傳着靜波，夜色已一層層退出了濃度，東村西隣，家家戶戶，都齊聽到了雞啼，東方將發出了曙光。

雞雖開始初次唱明了！然星釘還是死釘在暗紫的天幕上，曉風却不能立刻刮散了濃氣，驅逐了夜神。這一族家都已經出來拜年了！在屋裡聽到院裡有了沉重脚步声，望到一片光亮。原來是八十大爺提着小燈籠來拜年，先說幾句不打緊的話：『二孀子，你老人家起的早哇！』然後這才拜年，拜年起來隨便寒喧幾句，個人便急著去拜年了。隨着我也就這宅那院的！孀孀，大娘，叔叔，奶奶，頓了一陣頭，就算了事，免得見面沒的說或不好看。天還沒有明，我便隨着家叔，我們五六個出去拜年，

街上已經有了走來走去的燈籠，還辨不出人的真面形。燈籠便是標幟，上邊有什麼××堂××的字樣。小孩子見了老長輩，登時就地跪下；平輩或長輩在街上遙呼一聲：『家去給你拜年吧！』街坊見了面，便是大作揖道一聲見面發財，就算了事。

我們從黎明拜到太陽大高，還沒會拜完。街上來來往往的三五成羣，結成一簇一簇的人，大聲遙氣，這門出來那門進去，都是挨門拜年。我們一族拜完了年，便在關帝廟上結了大羣，一起人二三十個，這一嘴那一嘴，到也覺得熱鬧。且莊上通共有二百來人家，那是家不能拋過，進去大門先給人家祖先頓頭，然後大家異口同聲：『××大娘！妳起的可好哇？妳吃的可好哇？……今年很暖和，風本氣和的，妳這會子可好哇！』屋裡也散出一套話：『來到就是不拜年！頓頭頓的都老了！孩子們都不認得了！啊！……可不！再玩玩可吧！』其實後邊的還沒進來，進來的也並沒跪下，便擡起屁股來就走。這

樣馬馬虎虎地拜了半個莊子，腿都麻了，脚也覺得微疼，還掉了幾百個頭，這真是大大的不上算了。腿還是受着不一致的神經支配着，拖拖拉拉在塵集着蛆一般的人羣中不住的過街，穿門，出戶，拜廟……人家作揖也作揖，人家頓頭也隨着頓頭，全部的熱血與思想，受了舊俗和迷信的束縛，自己隨水逐波，究竟不知到底爲着什麼？記得我剛走進杜老虎（隣居的女主人，鄉人送與的外號。）的二層小門，一隻黑狗便汪汪地咬出來了！因爲我們人多，始終不被它們欺侮。最使我注意而且驚疑的，是在那門旁站着一個大怪物——簡直是大怪物，不像是人。等到我仔細一看，那可就夠瞧的了！足夠咀嚼的了，我是從上部看到下部的，只見那人一頭蓬鬆的黃髮，好像纔睡醒了一樣或者二十年沒梳頭了！臉上盡是些凸凹處，很是崎嶇不平，有地方像是四川盆地；有地方猶如帕米爾高原，上頭黑一塊，白一塊，遙望之，比較又太白了，高處也白，低地也白，白山，黑水，清泊，森

林……顯然是——一幅地形圖畫；或是廟裏土地奶奶的眷屬和戲班裡描的臉譜，脖子裏有二寸的油泥，白粉是遮不住的呀！穿着一套藍寧綢邊上延着沿條的大襖，又肥又大，袖子太短露出裡邊的青花絲葛的襯衣，像是馬提袖。肥道的袍藏着楊柳腰，大臀部，饒饒乳，飢饉庫……我的眼光彷彿劍一般直透入她的骨縫裏。

新的時光又在我的無意中溜去了，時光是在沒聲沒氣地突進着，把媽媽都給捉老了！「啊，媽媽！還在家裡病着哩！一種意識佔有我時，有時我便從野外，街上……馬上回到家來。我想知道去年的除夕，是何等熱鬧啊！可是今年又是多麼不幸！偏偏有些不順快的事情發生，眼睛裏充滿了些鬱苦，煩悶，憤憤，惶惶，墳墓，障礙物……總是被一種牢不可斷的鎖鍊繫着我底生命頸環，我像隻沒路羔羊在渺茫的十字路口徘徊，腳鬪，我不敢擺脫自己遭遇的不幸，我再也不敢想將來在人世舞臺要演成的幕境，是孤零？是身笑？……我

……我……不……只好隨波逐萍向浩渺無際的大海中進行，進行吧！

「喀喀……喀……喀……林兒……你知道……我的心是多麼……難受哇……」

「媽……」
媽媽的病十分無常，可是近來越趨於厲害了！這是常在我的心坎上盤旋

沉默中（隨筆）

人們都已經走入了沉默的夢鄉。是的，在這樣寒冷的冬夜裏，睡覺的時候來的晚些；不過，這只就一部分人而言。比方說罷，沒有錢生不起火爐子，只好早點睡。然而我們並不是多麼有子的，一間小屋裏生着一個煤球爐子，到還可以湊符。雖然凍不着，可也不致於熱的汗流浹背。

兩毛錢的煤球，就對付四五天，（只是晚間才生）每天再買上三大枚的木炭，也勉強能把爐火引着了。

像這樣漫長的夜，有兩三個人，圍着爐子聊聊天也還算得是一樁韻事。可

的問題。窗外狂風在嗚嗚地颳着，媽媽在棉被裡扎掙着，呻吟着……「風兒千萬不要吹去了她老人家的靈魂浮雲和生命遊絲」，啊啊！我的淚對着黝暗的室星角滴着，空洞洞的房裏到處都塞滿了慘雲愁霧了！

一九三五，四，二一，魯中宿舍晚完稿。

曠 微

是一個人清閑的坐在屋裏，覺着就有點苦悶了。尤其是從十一點鐘往後。電燈亮的格外帶勁。渺茫的汽笛聲，叫的怪動人的，假使你過不慣孤獨生活的話，一定要起鄉思。

瞪着兩隻沒睡意的眼睛，靜靜地，任憑這淒清的境域，支配着你的情不自禁的思維。

每天的報紙，總是不夠看的，除却這個以外再就是子不語聊齋之類的鬼話

燃上隻香煙，望着那繚繞的白雲，一團一團的覺得也有趣。把腦海鎮靜一

下，那撲朔迷離的往事，會一片斷一片斷的出沒在目前。

記得也是如此的一個冬夜裏。——我們的家裏每晚上都熱鬧得夠受，弟兄們一排四五個坐在桌前，我的身量是比較高的，往往遮煞了燈光，達到母親在院子裏收拾東西的時候，每每會被母親吵罵的，爲的是院子裏黑得暗的很！

一個爐子置在門後面，洋鐵壺裏的水，沸騰的聲音，像蚊子般的嗡嗡着。小弟弟面前，每人守着一本教科書，有意無意的念着。有時兩隻眼睛都合齊來了，那念書的聲音還不肯停歇。

像是這樣的情景，腦海裡不知變幻了多少遍，總是越想，越覺得津津有味。在北平這地方住常了，到處都覺得有一層灰色的霧在瀰漫着人間，人們蒼皇的面孔，古老的建築，舊禮教的勢力處處都要把你拉回兩世紀去。譬如說罷，走在一條闊靜的小巷裏，家家戶戶都閉着嚴緊的大門，想找一個人，假是認錯了門，他們覺得非常不滿，沒有南方

的住家那樣大方，此可而謂善於保守啊！

在這現象下過生活，也只好日復日今年復年的鬼混，才算是合乎潮流。最適宜的典型人物就是沒有事聊聊天，手裏擲上兩個手球，仁丹醬類頻攪，搖搖裏走起路來，格外顯得消閑。

狹街闊巷及繁華街頭，往隔幾步一個，隔幾個的不速客。沒有點兒振奮的樣兒。

白絲去國了，我們朋友之間的热情也消沉了許多；甚而至於相隔咫尺的朋

明恥園筆記

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今天是一個颶風天的天，

颶風的天，是不宜出行的，老張乃藏在屋內讀起書來。古人勸學篇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但我苦讀寒窗廿年，不但沒有讀出黃金屋來，但越讀越把三間破屋子讀破漏了。至於顏如玉呢，那更不用說啦，把老張頭都弄禿了也沒有弄上個女子，更談

友，往往一月兩月的不想到他那裏，太懶了！太懶了！也許是爲了這個沉默的環境，而形成的這樣沉默性格吧！

時鐘打了十二點，火爐子裏的火也快滅了，屋子裡漸漸冷起來，寫了這幾行字，手都凍的了不得。

起而徬徨，靜靜聽這個沉默的國度裏，都入了他們消閑的睡夢中。

沒有熱烈歡呼，也沒有振奮歌聲，任憑這個沉默的境域，支配着人們消閑的思維。

一九三四，冬，作于北平，

孔均

不到如花如玉了。老張一生苟完矣！

中央也和老張一樣的苟完矣。不然怎麼近來外交方面與帝國主義盡量妥協了。什麼中日經濟協定？什麼禁止抵制外貨這不是把中國弄成帝國主義的保護國了嗎？「國家專用不着爾等担心」，我何必管這些國家大事。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

這幾天上海，北平關於立法院通過

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處徒刑一則。引起不少人們的討論。尤其是各處娘子軍，大肆咆哮，大有將一切男子都消滅淨，馬上將中華民國變成女兒國似的。這種兩性鬥爭，在三民主義之下，鬧得沒有勁。

男女總當平等，我也不反對，不過老張總主張女子應當多負點家務責任。因為造小孩的本能，男子不會，養育小孩的功能，男子沒有。不過，我却反對女子回家運動。

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

我暗想老張的生活，是嚇嚇戲，真是忽然而天忽然而地，前幾天，在三個米斯包圍中，終日把老張浸在糖缸中。現在呢？跑了二個只剩了雪玲，今日連雪玲都辭了職了。她唯一辭職的理由。是願意正式讀一點書。我很不願勉強人。只好由她吧。

通訊社內走了米斯，空氣寂靜得多。米斯真是汽水內的蘇打。

晚上，米君從寧夏來，給我帶來一件皮襖。我今冬又可免于凍餒之災。

春 葉

——寄贈錦花——

如今，溪裡的流水已唱起了牠的依戀之歌！

癡心的我知道了這是報春的使者。

牠把那些脂粉造的紅色艷花，

永遠地沉在牠底墳墓裡埋着牠。

在這裡只和譜着幽婉的葉聲，

節奏着豐滿生命逸韻的神曲；

牠們是永遠永遠地不肯歇。

不像白牡丹之到了夏末，

評「打魚殺家」劇本

——暴露「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罪惡——

我國舊劇本中，藏有不少的好文章，這是一般文人所公認的。還有牠的思想方面，也有不少有含蘊着新思潮，就像「打魚殺家」這劇本，其背景便是提倡一種新思潮，主張革命，暗含「官逼民反」四個字。在文字裏，牠極力寫蕭恩爲人忠直誠實，對人和藹退讓，如其中

曉 微

也不像懸崖瀑布的洶涌，是純潔的至聖的靈魂的和諧。

牠們不是上帝底驕子，

也不是雲端的君王，

更不是白色的安琪兒，是在寂寞中的音樂創制者，

永遠地和諧麗律豐韻的天國之歌。

一九三三，五，十七，深夜寫于濟南大明湖畔。

華西里

一段寫蕭向丁郎云：「你看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與你送上府去就是。」這幾句話，寫蕭恩是多樣柔順之民。反映丁郎和教師爺之蠻橫，襯出了府員外之借官府勢力欺壓良民之罪惡。文章寫得佳妙，用意亦極深刻。這劇本之編製，在結構方面，可爲無懈可擊。在開首使用李俊倪榮開遊江邊，巧遇蕭恩，乃引出蕭恩被丁府欺壓

之事實來。在文章是極經濟，在筆風是極流利。用李俊倪榮之蠻橫態度，反襯出綠林英雄之俠義，如其李云：「小弟送銀十兩」。倪云：「小弟送米十担。」這種慷慨好義之舉，恐怕最近人士不多見吧。他描寫得古代俠義之氣概，活躍於紙上。非極有硬勁之筆，焉能奏此。中間寫了府藉官府之勢力欺壓老百姓。寫蕭恩忠厚安分，一步步退讓，直至於忍無可忍，乃有痛打教師爺之舉，引出告狀又被痛責，這還不至於逼反蕭恩，惟叫他過府陪罪，乃使蕭恩憤恨到極點，引出殺了府全家之舉，真是「官逼民反」也，概綠林英雄最貴者是「面子」，這過府陪罪。是最使英雄難堪者。末後結構，用蕭恩與桂英對話中，表現蕭恩之殺了府全家時，即決心棄家而逃，叫桂英藏帶慶頂珠，「倘有不測，也只好在水中逃往花家去罷」。桂英問：「爹爹你呢？」蕭云：「爲父我麼，你不用管了」。定要以死相殉，落得特別有神。

在這劇本中，描寫工夫，特別細膩，其中描寫蕭恩之忠厚，了府之橫行霸道，呂子秋之助紂爲虐，李俊倪榮之強硬態度。描寫人物之個性，確係能手，其中描寫最佳者，當推描寫桂英兒的小女情態，當蕭恩携刀去了府之時，寫桂英兒與蕭恩戀戀不捨。在其中一段云：「這門戶未曾關閉呢？」蕭云：「這門戶麼，不關也罷」。(且哭)。「啊，爹爹請轉，這度用的家俱呢？」(蕭)「這度用家俱，也不要了」。這一段寫小女戀家心腸，使聽衆觀此幾欲同聲一哭，再看其

讀「聊齋誌異」書後

評「夜叉國」

「夜叉國」，這篇小說的長處，是幻想一種離奇的環境，非人類的生活。蒲氏寫這篇小說的背景，是描寫夜叉尚多情，猶依戀其夫，况人類安可夫妻相仇視耶？如其中一段云：「……雌就徐，與交大喜，每留肉餌徐，若琴瑟之好。」「……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叉怒撲徐踏地上，徐妻自外至，解釋令去——」此段寫夜叉雖不是人類，但雌雄之情妬，亦如人耳。

中一段云：(且)「爹爹此去殺人，是真，是假？」(蕭)「自然是真，那裡是假。」(且)「如此，孩兒不去了。」(蕭)「呀！爲父不叫你前來，你一定要來，也罷，待爲父送你回去」。(且)「孩兒難捨爹爹，」這一段寫小女恐懼心腸及父女之情感！亦極深刻。

總之，「打魚殺家」這劇本是古今劇本中之傑作，有千古不朽之功能。不可以平常劇本忽視牠。

燕子

我常想：蒲氏的腦筋，活動得厲害，他能幻想到夜叉國，幻想到夜叉語，直至於夜叉來華做夫人。他描夜叉國內所有平素的生活，及風俗，如其中一段云：「……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鸞，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雙臂作十字交，物按頭點視……」此段寫夜叉朝天王也。朝天王必需帶「骨突子」，係以明珠串成者，他都描寫得極精細，好像似蒲氏親自去到夜叉

國一樣。

——蒲氏係山東淄川人，離海濱不遠，他養成一種描寫海洋風景習慣，雖寥寥數句，均字字動人，如他描寫彭撫兩兵入海逆風阻舟一段云：「……擺簸海中半月，四望無涯，咫尺迷閃，無從辨其

南北，其從湧波接淡，來舟傾覆，彭落海中，逐浪浮流……」此一段非熟悉航海者莫能寫得如此深刻。這篇小說之言外，頗含有寫夫婦，兄弟，父子，等情感在內，亦勸世之小說也。

文壇拾零

編者

(一) 黎灼灼追求金傑——被打一耳光
黎灼灼在熱烈的追求張翼以前，在金傑未同王人美結婚以前，她會熱烈的追求過金傑，而金傑卻伴酒醉打了她一個耳光，以示警告之意。

宣景琳如果生病請假，她的代替人總是高倩蘋，然而一般演員對於宣景琳之老太婆一角都是不願飾的，而高倩蘋只有情而難却，最近名星之「大家庭」一片中，又發生這樣的事實了。

(二) 紫羅蘭生了一個小男孩

(五) 沈從文先生日常生活

曾一度主演「銀漢雙星」而又出名於銀幕的南國歌舞家紫羅蘭自與龍啟昌結婚後，夫婦感情極好，去年生一男孩，而其女孩則已三齡矣。

沈從文近來不常寫作，每天的時間除了到文藝副刊編輯部去外，就是給青年作家看稿和改稿子。

(三) 塊肉餘生的衣服的泡製

(六) 瑪瑙希拉生子——一年內公司失去一百萬元

「塊肉餘生」所用的衣服都在咖啡茶中煮過，因為要使牠的顏色顯出陳腐模跡來。

瑪瑙希拉最近又生一子，因此向公司停止拍戲一年，據云將損失收入有一百萬元之譜。

(四) 宣景琳請病假

(七) 袁牧之歡喜吃西菜

小說家而兼電影名星的袁牧之，常常歡喜一個人到四川路的青年會西菜部吃飯。

(八) 胡萍歡喜穿紅

胡萍個歡喜穿紅旗袍，如果她穿上紅旗袍的那天，那他心裡一定是非常愉快的。晚上到跳舞場去也常歡喜穿紅旗袍。

(九) 民衆的喉舌——大眾日報將出版了
大眾日報，係張少峰所創辦，目的，是站在民衆的立場上。為民衆作喉舌，經若干時日之籌備，開已就序，不日出版了。



大俠魂兩週刊

第四卷第五期合刊

論 心理建設為物質建設之基礎
 著 農村與民族
 專 著 中國婦女在法律上地位的過去與現在 (續完)
 專 論 參觀託兒所後之感想與管見
 文 藝 夕陽
 照片一幀

震 夏
 康 文
 張 澄
 企 張
 夢 明

◀ 每份定價大洋三分五厘 ▶
 ● 全年連郵費九角六分 ●
 主編者 安若定
 發行所 錫魂學社
 總經理處：南京路錫魂書局

新 蒙 古

第三卷 五月刊

作事要避免虛矯尤須認識虛矯
 今後對蒙政策應取的途徑
 寫在蒙委會黃委員長就職以後
 今日蒙古急待解決之兩大問題
 外蒙古之歷次政變及最近概況
 被蘇俄所奪取的烏梁海
 布里雅特蒙古共和國現況日擊談
 察哈爾交通現狀及敷設輕便鐵路之芻議
 內蒙革命紀(續一)
 蒙古人之衣食住問題
 蒙古的居住地，名稱及範圍
 紀念元太祖成吉思汗
 北平蒙藏學校紀念元太祖大會誌盛
 生路(小學)
 我的隱逸(詩)
 蒙古青年園地：回蒙古去

姚敬齋 孤影 蔣然 黃成坑 洪秋譯 唐仁譯 黃春田譯 孔祥哲 阿克達純 龔公 洪炎秋譯 雲從龍 小月 姚舒 紫占標

編輯兼發行者 北平新蒙古月刊社
 社址 北平旗壇寺西大街前當鋪胡同二號
 總代售處 北平和平門外民友書局
 定價 每份大洋一角五分 半年六期訂閱八角 郵費本埠三分外埠六分
 全年十二期訂閱一元五角；郵費本埠六分外埠一角二分
 五分以下郵票代洋十足使用

中原文化月刊 第二十四期目錄

我們的意見

(一) 河南教育廳的貸金制度

(二) 談談造林

十九世紀英國的勞工運動

陶淵明之死

賣線婦

成功(續)

暴風雨中

小河

黃昏

紫枕的詩

檢廢物的孩子們

Sonnet 二首

李衡

劉碧之

佚名

培五

魏若人

守樸譯

榮甲譯

昌衡譯

榮甲

紫枕

仲得

毓瑞

總發行所：中原文化社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店

北平興華家事職業學校

招收女生

班次：編織縫紉刺繡等科

報名及考試日期：自即日起

校址：北平西安門裡旂壇寺菜園胡同十二號

簡章：附郵票一分即寄

中宣會：文字第一四九號
內政部：警字第二六二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編者：張少
發行者：文藝戰線旬刊社
社址及處：北平絨線胡同一七〇號
電話：南局四一七五三

本刊價目表

時 期	冊 數	書 價
每十日一期	一冊	大洋四分
每月三期	三期	大洋一角二分
半年十八期	十八期	大洋七角五分
全年三十六期	三十六期	大洋一元五角

外埠長期訂閱者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表

位 位	封皮前內面	後封面	刊 內
全 頁	十元	八元	五元
半 頁	五元	四元	三元
四分之一	三元	二元	一元五角

以上價目，以每期計算，不折扣，刊費預付。
連登多期，為優待起見，按七折計算。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或彩印，價目另議。若欲接洽，請函北平內絨線胡同一七〇號本社廣告部。

每册四分·全年一元五角